

以角色的容貌與穿著之描寫分析與比較張愛玲筆下人物 — 以 《茉莉香片》之聶傳慶、《心經》之許小寒、《花凋》之鄭 川嫦為例

B07611039 郭宇杰

張愛玲在安排小說劇情時，常以相對應之人物設定作為輔助，引以更加深入之劇情描寫。而張愛玲在刻畫角色人物時，所賦予之容貌與穿著常與角色性格，甚至劇情走向有相對應之關係。本文將以《茉莉香片》之聶傳慶、《心經》之許小寒、《花凋》之鄭川嫦三位人物為例，比較張愛玲對於角色的容貌與穿著之描寫與角色性格有何等的關係，並說明觀察各角色的容貌與穿著如何幫助我們閱讀與理解張愛玲的小說。

首先，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外觀描寫多半與角色性格有關，如《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有著「窄窄的肩膀和細長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歲發育未完全的樣子」、「很有幾分女性美」顯示了聶傳慶非精壯魁武的外觀，也明喻了他柔弱的個性。中國傳統思維對於男性是容忍不下哭泣的，而聶傳慶於文中更有著「伏在檯上放聲哭了起來」的場景，顯示了聶傳慶非傳統男性的性格與特徵。而這份非傳統男性的性格以及軟弱的個性也成了他父親不認同他之處。聶傳慶的父親形容他「一點丈氣也沒有，讓人家笑你，你不難為情，我還難為情呢！」也因此，聶傳慶無法在家庭中得到溫暖與認同，而當他知道他的生母生母馮碧落原先有機會與非他生父的言子夜結婚時，家庭中的不美滿便加深了他對於言子夜的崇拜與幻想。而在《心經》中許小寒的臉是「薄薄的紅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美。」此處所描寫之「令人不安的美」也隱喻了她並非平庸的女人，而是有著戀父情結，與父親有著不正常關係的女人。

其次，顏色的運用在張愛玲的筆下佔了不小的比重。張愛玲在描寫悲劇角色時好用藍色與白色來加深角色的悲劇感，如《花凋》中的鄭川嫦便是以全身皆白的大理石天使作為其初登場時的形象，而「白色」與鄭川嫦之間有著深刻的關聯：她初次相親之對象為身穿白袍的醫生章雲藩，爾後因肺病日漸瘦弱，「臉像骨格子上繃著白緞子」、「像一個冷而白的大蜘蛛」、「合上眼睛，面白如紙」便是病後鄭川嫦僅存的顏色。而藍色的使用多半隱喻著角色帶有心靈與精神上的缺陷以及不完整，如《心經》中的許小寒初登場時便是「穿著孔雀藍襯衫與白垮子，孔雀藍的襯衫消失在孔雀藍的夜裏。」而許小寒是有戀父情結的，且這份戀父情結貫穿了整部作品。而《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初登場時穿著藍綢夾袍，衣著顏色也是藍色，而聶傳慶因為其非傳統的長相遭到父親的厭惡，進而失去家庭的溫暖、而生母馮碧落與文學史教授言子夜之間的關係使得聶傳慶的性格逐漸極端，並將他心內的委屈投射到言丹朱上，衍伸出了不健康的戀情。這些透過顏色對於容貌與穿著的描寫，在張愛玲的人物刻畫與劇情暗喻以及推進上，起了極大的作用。

由上述舉例我們可以得知，張愛玲對於角色的刻畫與描寫，往往與其性格以及劇情有關係，也因此我們在閱讀張愛玲的小說時可以多加注意張愛玲是如何表達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在《花凋》中鄭川嫦的「白」，除了是肺炎所導致的體弱而致使其外觀由豐美的肉體轉為蒼白，更是體現出花花世界的燈紅爛醉與鄭川嫦的鬱鬱冷白，並非戲劇化的、虛假的悲哀之間的對比；《心經》中的許小寒若是以紅衣黑皮膚的形象登場，則難以讓讀者融入於戀父的劇情之中，也讓許小寒名字中的「寒」字頓時失去了寒氣與鬱悶之感；而《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若是一魁武大漢，有著粗糙的外表以及充滿男子氣概的性格的話，在小說中對於其內心掙扎的刻畫也不會如此深動，也無法導出抵抗傳統父權觀念的劇情延伸。若小說情節是蛋糕的糕體，角色形象刻畫便是蛋糕上的鮮奶油，為第一眼所見，且若處理妥當能替整體加分許多，這也是我認為觀察並體會張愛玲如何處理角色的容貌與穿著係能有效幫助我們閱讀、理解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之主要原因。

張愛玲筆下的角色具有獨到的性格，以及與小說內容相對應的容貌與穿著。在閱讀張愛玲的作品時，不仿細細品味張愛玲是如何刻畫角色形象、穿著何種顏色的衣服，並深思如此形象背後的意涵，相信能夠替閱讀張愛玲作品的旅程增添不少趣味，並且更加融入張愛玲的文字世界之中。